

紅淚影

一名外國
紅樓夢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紅淚影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重似續老藩侯訓姪 | 興學校貴公子延師 |
| 第二回 | 楊柳風前花逢解語 | 芙蓉露下草種同心 |
| 第三回 | 射影含沙人言可畏 | 離鸞別鳳我恨伊何 |
| 第四回 | 腸斷釵分悲流鵲血 | 情憐玉碎願結鴛盟 |
| 第五回 | 郎對纖縑莫忘織素 | 卿何多病半爲多愁 |
| 第六回 | 燈紅酒綠共泛平湖 | 石爛槎枯難填恨海 |
| 第七回 | 鳳背同騎姮娥奔月 | 驪歌代祝夫壻封侯 |
| 第八回 | 偶現曇花根同幻化 | 再尋蕉鹿夢已惺惺 |
| 第九回 | 邊夫人設帳授門徒 | 安爵主遺金託孤女 |

第十回

故劍猶存鸞膠再續

掌珠遽奪樛木同摧

第十一回

觸物感懷鶯憐燕愁

談風弄月柳妬花嬌

第十二回

覩來書貧嫗起貪心

評絕豔郎君具冰鑑

第十三回

寫相思暗題紅豆曲

經故里愁對白榆天

第十四回

蕉葉有心空知捲雨

楊花無賴祇愛隨風

第十五回

沈香臺化作武陵源

藕花榭差比長生殿

第十六回

水縐一池干卿甚事

波涵千頃似我深情

第十七回

小伯爵思射孔雀屏

癡公子代傳青鳥信

第十八回

六禮告成結褵有待

萬緣俱斷破甑難完

第十九回

紅蠟成灰心猶未冷

冰蠶到死絲尙頻抽

第二十回

子母林銜憤擬投繯

姊妹花反顏思割席

第廿一回 寒侵么鳳嬌增驚心
疾變河魚名醫束手
第廿二回 韋太醫關懷防內賊
安小姐揮淚慰癡郎
第廿三回 慾念既深焚琴煮鶴
天良難昧返璧還珠
第廿四回 痛離恨遺札了塵緣
慶合歡交杯成大禮

紅淚影卷三

英國巴達克禮著

息影廬主繙譯

第十三回 寫相思暗題紅豆曲 經故里愁對白榆天

阿連見依歷必笑小
鬼頭春心動了

話說依歷下得樓來。剛行近後堂迴廊轉角。猛遇一人迎面相撞。到把依歷嚇了一跳。急舉目細看。來的不是別人。正是阿連。依歷道。表妹往那裡去呀。阿連笑道。剛纔在外邊陪着戴太太和額羅府那兩位小姐抹牌。第八場牌還沒有抹完。美儂妹就要停抹了。到把兩位女客催走了。煞是掃興得狠。我如今正要回房裡去咧。表兄你手上拿着那本是什麼冊子。爲什麼這時候還不寢息呀。依歷道。這是西莊那邊的租冊。因爲各家佃戶求減租。是以我到上面回表叔的話。擔擱了好一會。如今纔下來。時候狠不早了。我們明天

本是骨肉
變了路人
可嘆

大方家數

二

再見罷。言畢，兩人就各歸房去。到了翌日，浩伯飯後無事，偶然踱出前廳，欲尋依歷說話。行經戴蘭西的住房門口，一眼望見美儂站在窗下，對着一個白瓷蕉葉瓶，手上執着剪刀，正在插花。浩伯笑道：「原來邊小姐也歡喜盆景麼？若早曉得你愛花草，我便着人每晨送幾個花毯過來了。」美儂抬頭見是浩伯，急忙將剪刀放下，開了房門，說道：「原來是侯爺在此，失敬得狠了。我媽媽剛行了出去，不久就要回來的了。請進來坐坐罷。」浩伯一面行入房內，一面說道：「小姐這等稱呼，實是萬不敢當的。我們本來是自家人，況且令尊在日，與先叔原是世好，論理我應該稱小姐做世妹的。如今算我妄僭一級。」小姐以後就叫我做世叔罷。」美儂道：「既是世叔，這等吩咐，姪女當得從命就是了。」言畢，拉過椅子，請浩伯坐下。浩伯說過了幾句套話，便道：「好姪女，你到了我們這裏來，可住得慣麼？」美儂道：「姪女到不料貴國的地方是這麼好的。」

此是愛鄉
之心自然
流露出來
的

向只聽說英國的天氣。是陰多晴少。春夏間的潮濕極重。又長年大霧。常常日色無光。帶着一種陰慘寒冷的景象的。如今看起來。纔曉得世人的說話。實是不能盡信。以姪女的意見而論。英國水土恐怕還比法國勝一籌。就是日中帶著些霧。也是天然一景。不但煙雨樓臺。如入畫圖。悅目好看。而且覺得香霧沾衣。那種滋潤氤氳的氣。煞是令人呼吸暢快。浩伯笑道。好姪女。你還沒有見過倫敦的大霧罷了。你若是見着倫敦的霧。你就知到討厭煞人了。我們這裏離海面較遠些。所以沒有什麼大霧。就是春夏兩季所起的霧。也不過像輕煙籠罩一般便了。惟有倫敦那邊的天氣。却與我們這裏不同。那邊每逢起霧的時候。潮濕得狠。出門一望。祇見黃沙滿天。不但城市樓房。全被遮蔽。就是路上的來往行人。兩家覲面也看不清楚。常常有人馬相碰的患。都是爲着這個緣故。美儂道。姪女這回隨着母親由家裡來。在倫敦擔

偏愛偏憎
一語斷盡
法人性氣

語有陽秋
似嘲似諷

擱了數天。母親帶着我同連姊往城裡遊玩。那邊的風景，煞是可愛。至今總捨不得這樣的好地方。我想，就是遇着有霧的時候，也是好看的了。却怪法國的人民，不曉得英國內地情形，又具了一種偏愛偏憎的品性。他們每每不歡喜英國的地方，究竟不曉得在什麼意思。即如連姊自幼就是最不喜歡英國的了。浩伯道：這又奇怪了。英國是他父母之邦，若照天性而論，他應該格外戀愛自己的家鄉，纔是爲什麼反爲最不喜歡呢？美農道：世叔的話自是至情至理的確論。但據姪女的管見看起來，古人每謂世間的動物，自人類以至昆蟲鳥獸，無一不愛其所生所生的，無一不愛其父母，樂其本土。那叫做出於動物的天性。這句話恐怕未必盡然呢。浩伯正欲答下去，忽見戴蘭西自外入來。浩伯連忙起立，彼此互相讓過了坐位。浩伯便道：日來天氣漸暖，太陽已經曬得狠有力了。夫人卻往那裡散步來呀？戴蘭西笑道：

此是浩伯
厚道處然
幸有此着
否則美儂
否落拓不
堪矣

沒有什麼去處。不過剛纔蓮姑打發侍女來說道。他新買了一匹天方馬。請我到後園裏去看看罷了。那匹馬到是不錯。聽說取價二百三十磅。還算是便宜的。浩伯道。夫人講起小女來。晚生正有句話要共夫人商量的。我想小女今年纔十六歲。究竟年輕的少女。總要得一兩位女眷招呼陪伴他纔好。晚生家裡除了女僕侍婢以外。絕無眷口。那是夫人所知的了。就是有一兩家疎親的眷屬。也是遠居在外。不能夠常來這裡。是以晚生的意思。欲求夫人與令媛。在舍下多住數年。等到小女他日出閣之後。那時候。夫人願居舍下。或是願回貴國。均聽夫人自便就是了。至於令媛與小女。本有姊妹之親。晚生自然視同己出。斷沒有什麼親疎厚薄的意見在內的。將來小女凡有添置衣服首飾。與及一切花粉之費。定必照樣備辦。一分與令媛。這事晚生已吩咐過舍下的女管事。與及外邊的賬房了。但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呢。戴

戴蘭西全
爲阿連打
算

浩伯此願
能償全賴
依歷巨眼

六

蘭西道。難得侯爺這番厚意。體卹我母女單寒。我母女感激之心。真是銘于五內的了。侯爺不嫌我們在府上騷擾。老身豈有不遵命的理。就在府上陪伴小姐便是了。祇是老身却有一段下忱。須稟白侯爺。還請侯爺裁奪的。一向因爲府上事忙。所以未暇談及。我想連姑與小女自幼鄉居。從未到過京華勝地。雖是平日在家習過禮儀。究竟於應酬世務上。多有未諳的。老身意欲帶同連姑與及小女。到倫敦那邊住上一年半載。聽他兩人出來交遊朋友。練習些酬酢儀文。便不至見了生客。弄成那畏縮的樣子。老身這個意見。侯爺你道如何呢。浩伯聽罷。沉吟了一番。心裡想道。我安家的血統相傳。就只剩得這個女兒了。我如今還有什麼所求呢。但願他能够與依歷情投意合。將來兩個結了婚姻。夫妻和睦。我到了百年去世。也是瞑目的。祇是不曉得他兩個究竟投機不投機。現在看不出來。如今正好聽他兩個在家裡狎。

習。自然日久兩相愛慕的了。若打發阿連去倫敦居住。不但他與依歷從此生疎。而且倫敦是人材淵藪。多少少年英俊的貴胄往來。難保那小妮子沒有徵逐分心。鍾情別姓的事。那豈不是反爲不美麼。這樣辦法。恐怕弄巧反拙。是決然使不得的。想罷。便道。小女自幼喪母離父。那是夫人所知的了。晚生隔別他的面。已經十有餘年。他回到家中未久。又欲打發他寄居在外。晚生心裡到有幾分不忍。夫人的話雖是有理。究竟父女間乍合就離。未免太急。索性聽他在家裏住過三兩年。那時候再說還未遲咧。言畢。便立起身說道。晚生今天要候一位生客。我們改天再談罷。就匆匆的出房外去了。浩伯出了房門。接着阿連掀開簾子入來。笑嘻嘻的向着美儂道。昨日我爹爹命人往騾馬市選了一匹好馬買給我。另外定製得一架嵌七寶的鞍轡。襯着那副金鞵玉勒。煞是好看。剛纔我同表兄在後園內騎了一頓。那馬靈動得

默坐二字
是美儂大
本領故能
免於疑忌

是驕人語
是極得意

八

狠。如今我特來邀妹妹往後園看一看。妹妹。你終日自己一箇默坐房內。不見得煩悶麼。我勸你跟著我往外邊散散步罷。美儂聽罷。歎了一口氣道。姊姊。我並不羨你富貴。無雙。我却羨你命裡得著這樣賢父兄。第一更羨你爹爹。這般的疼愛你。我實是豔慕得狠。阿連笑道。父母疼愛兒女。那是他應該的事。有什麼稀奇。有什麼可羨呢。美儂聽到這話。不覺錯愕起來。忙道。姊姊。你說這句話。究竟是有心的。還是無心的呀。阿連笑道。怎麼叫作有心。怎麼叫作無心呢。我的話不對麼。難道你媽媽疼愛你。我可有欽羨到你的麼。人說道。做兒女的。難得父母疼愛。我看起來。却是平常得狠。你既欽羨我爹爹愛我。我但願爹爹將愛我的心。分了一半去愛你。我是並不眼熱的。若是我爹爹肯照着這個辦法。妹妹。你可心足了麼。美儂道。如果世叔是我的父親。我定必心香默祝。朝夕去跪拜他的了。阿連道。你祇管去拜他罷。我是並

夏日讀之
使我神往

麗句

美儂是雅
人深致母

無半點妒忌在內的。但求我心愛的物事。你不要奪了我的去。那就好。言畢拉着美儂的手。一同步入園內。行至假山左側。轉了幾道曲徑。兩旁都是松杉夾道。榆柳成行。疎林外露出粉牆。却是小閣五間。金碧輝煌。參差相向。西首有一座亭子。那亭瓦俱是用着淡藍玻璃覆蓋的。亭畔環植古槐六七株。赤日行天。綠陰滿地。美儂行近亭邊。舉目仰看。見那亭檐題着蔚藍天三個字。亭檻題着兩句對語。一邊是楊柳風柔吹絮粉。一邊是海棠雨膩濕胭脂。因向阿連道。姊姊。你家裏的庭園。好像金粉妝成。丹青寫就的一般。不必看那別處。只看這幾間。燠室風亭。襯着四面的藥蘭花徑。也就佈置得不凡了。真是富貴神仙宅。清閒宰相家。古人的話。是不错的。我們家裏的庭園。祇剩荒草斜陽。淒涼池館。那能比得上這裡半分呢。怪不得你見了我們的庭園。看不上眼了。祇是我的心意。究竟覺得幽靜蕭然的處所。終勝過富麗堂皇。

皇一層。我也想不出是個什麼的緣故。來。阿連笑道。那有什麼的緣故呢。這分明叫做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就是了。美儂聽說也失笑起來。兩人一面行。一面說。不覺行到一道角門。出了角門。却是園後的家畜牧場。那牧場是與公園接壤相通的。一望淺草平沙。十分空曠。角門外烏柏樹下。繫着幾匹名馬。還未卸去鞍蹬。阿連指着一匹粉青色的笑向美儂道。那就是昨日新買的了。美儂細看果見那馬生得竹耳批風。花鬃捲雪。神駿異常。阿連命馬夫解去繫縲。牽了過來。一面接着鞭轡。一面對美儂道。妹妹你讓我騎着這馬。兜幾個圈子給你看看罷。言畢。摳衣上馬。在牧場內跑了三週。便加上兩鞭。那馬跑得飛箭似的。風馳電疾。直向牧場外去了。美儂立在角門口。等了一會。不見阿連回來。等得不耐煩。就退回園內。一路披花拂柳。循着來時的曲徑。信步遊行。剛巧行到假山後轉角的窄徑。仰見巖石上鏤着縐雲兩字。因

第二次通
情寫得妙

仿紅樓夢
雁一節

幾乎踢翻
醋瓶

停步。佇看。忽有人由假山前面轉出來。那人行得急促。不曉到轉角的窄徑。有人佇立。卻把美儂的右肩猛力碰了一下。美儂呀的一聲。嚇了一大驚。復眼細看。相碰的不是別人。原來却是依歷。兩人駐步。四目對看。彼此都說不出話來。美儂漲得兩頰緋紅。那種嬌羞的態度。令人又憐又愛。歎了一會。美儂俯視裙腳。緩步踱出園外去了。依歷呆呆的望着美儂去了。大半晌。還是如癡如醉。一般。正在獨自一個。凭在石欄上。出神。忽覺得後面有人向他背上。輕拍回頭。猛看。祇見阿連站在一旁。咬着手帕子。微笑。依歷道。表妹。你由那裡來的呀。阿連道。剛纔我與美儂到牧場內看看。昨日買來那匹馬。不料我騎着那馬往公園跑了一週。回到牧場。卻不見了他的影子了。如今我正是在往尋他。咧。依歷道。美儂纔打從這裡經過。如今已到了屋裡了。阿連聽說心裏暗吃一驚。忙笑道。你可與他說什麼話來呀。依歷道。他平日是寡言少。

語的人。你與他做了十多年的姊妹。難道還不曉得麼？那裏有什麼話說呢？阿連想了一會，便道：「正午的太陽，鬱熱得狠。你凭在石闌上，無精打采的，爲着什麼事呀？」依歷猛聽這問，不覺臉上發了一陣熱，忙道：「剛纔我看見闌外的鳳尾草，是我表叔祖當日在意大利携回來的。如今那草長得這般豐蔚。我們表叔祖已經不及見了。我看看那草，不覺傷感起來。因此就在這裡逗留了一會。」阿連看見依歷的神色恍惚，言語期期艾艾，心上着實懷疑得狠。兩人又說了些別樣的閒話，然後同出園門，入到屋內，各歸房裡去了。依歷回到自己的寢室，想着剛纔相會的事，心緒潮湧，好像蠟煎一般。竟日未曾沾到水米，躺在榻上，祇顧長吁短歎，搗枕搥牀，左右摸不着頭緒，又不敢動問。直至夜深人靜的時候，纔勉強爬起來，啖了幾片杏仁脆餅，飲了一杯蘇格蘭的陳年麥酒，乘着兩分酒意，便把滿腔的愁緒，填就一闋短曲，拈過一

妙絕好辭
是相思正
面文字

可謂知女
莫若父

張粉箋提起筆便寫道。

婷婷嬈嬈。好花枝。肩際髮初齊。黃梅時節。綠陰庭院。香霧迷離。檀奴兩小。何須避。鏘珮去遲遲。今朝花底來。宵心裡。有個人兒。

寫罷。又讀了一遍。隨手把那粉箋夾在書案上。那本琴譜內。然後就寢。翌晨直睡到午牌時候纔起來。梳洗已畢。正在房內用着午膳。忽見侍僕入來。遞上一封書信。隨手拆開一看。知是母親得了急病。叫他速往荷登鎮一行。因吩咐左右。命外邊馬房赶快套車伺候。連忙用完了午膳。換過一件外衣。戴上涼帽。便入內將情告知浩伯。匆匆的出門登車。直望荷登鎮去了。浩伯知得依歷不在府內。阿連獨自一人。是不往外邊乘馬的。趁着午後無事。因命侍女往樓下喚大小姐入來問話。侍女去了。不一刻。引著阿連上樓來。推開了樓門。直入到小書房內。只見浩伯靠在那繡墊胡牀上。戴着一個金絲眼